

候鳥心情 ?周憶霖 (西語系校友)

瀛苑副刊

大三出國的那年，1998年九月底。我們二十餘人在西班牙，異鄉苦悶想家的日子裡算日子，出國唸書已不如當初想像中的浪漫有趣，原因很簡單，淡江的前兩年太快樂導致西班牙的一年要很痛苦。總是期待校方貼心定期寄來的淡江時報，那是我們可以在當地接觸中文的唯一管道，也是功課繁重之餘或夜闌思鄉的止淚強心針。

細嚼慢嚥報上每個過期新聞、每篇文章，甚至廣告都覺得親切感動。「好想回家，回到淡水的夕陽，那兒有我單純的回憶，我遺忘的笑容。」這是當時在淡江時報中發表新詩中的一段（淡水的候鳥/連文聖）軟軟地、淺淺地深掘心上那塊思念的土地，文字化了對淡江若有似無的真實情感。

96夏末，新圖書館落成，也是我成為淡江人的同一年，當時，早已迫不及待地踏遍校園中的每個角落，聽完每個地點身後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故事，淡水的街道我也不陌生，我已經不會迷路了，但是我還是常回屏東，只要一有時間……「沒錯，誰都有權利選擇逃避情感陌生的地方，尋回自己熟悉的安全感。」我曾經半夜躲在宮燈教室旁，等候偷窺宮燈姐姐，幸運地，它沒出現，反而曾經目睹傳說中出沒在宮燈教室附近專會攻擊負心男子的藍腹鳥攻擊一名男孩子，巧合吧！牧羊草皮上的黑色人形陰影，我倒也看不出個所以然，然而另一邊的福園，我卻曾在池子旁和同學玩耍而失足落水，時間接近六月，我生日的那個禮拜，巧合吧！在第一次接受過淡水嚴峻酷寒的試鍊後，我這來自南方溫暖的屏東囡仔，已幾乎不曾回家鄉了，這大概也是巧合吧！

「沒錯，誰都有權利選擇逃避情感陌生的地方，尋回自己熟悉的安全感。」但在西班牙拿瓦拉（Navarra）大學裡，我們這群留學生卻沒有權利從西班牙北部的大雪紛飛逃回台灣北方的陰雨綿綿，只有權利思念那我們曾經厭惡痛恨的淡水陰雨。因為我們是背負家人、同學、師長及校方期望出征的一群，如同踏上連接淡江校園的克難坡，走的很累，但卻不能回頭，因為回頭，一切又是從零開始，只有咬緊牙根，走完它。

「怎麼已經改變，這曾經熟悉的土地，童年的夢境，都已隨著淡水河模糊而去，逝去的列車，載走對故鄉的記憶，黯淡的夕陽，只留在淡水的日記簿。」（淡水的候鳥

) 今年夏天是我離開淡水的時候了，甫接新棒的張校長似乎對淡江大學抱有很大的期望，跟他一樣，縱然對他印象不深。今年幸運地目睹新化學館的落成啟用，適逢淡江50週年校慶，總覺得淡江大學無時無刻不在改變，很可能今日校園施工的一隅，明日又是一處花團錦簇的小天地……

「即將離去的，就要牽掛的，一切都變得那麼依依不捨，即將離去的，就要淡忘的，不知道下次相見會是哪一刻。」有變也有不變，我們離開，還有新淡江人加入，這是不變的，松濤側門在考完試或週末夜晚還是擠滿男女和興奮；往宮燈大道走下去，在淡水的正式大廈未遮蔽前方這片美景時，夕陽、淡水河、宮燈和四月杜鵑的感動，我們淡江人希望永遠都不要改變。